

鲜香可口菜煎饼

滕州市张汪镇城后张庄小学 张广荣

俗话说:“民以食为天”,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小吃。我的家乡——山东省滕州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县城,特色小吃多的像天上的星星,数不胜数。不过,要说最有名的便是菜煎饼。乡家的菜煎饼,鲜香可口、满嘴流油的感觉真的让人很难忘怀。

说起菜煎饼,名字虽然普通了点,但味道绝对让大家赞不绝口。滕州菜煎饼是滕州的一张名片,也是滕州的美食标志之一。走遍街头巷尾,菜煎饼摊子随处可见。往往是一位阿姨,一辆三轮车,车上放着一个鏊子,柜子里放满调料和煎饼,再撑起一把大遮阳伞,足以吸引大批过往行人前来品尝。你还没走到卖菜煎饼的摊前,它那香辣的气味早就席卷而来,让你嘴馋心醉。走近一瞧,加工完了的菜煎饼,那叫一个诱人,煎得油光光、黄灿灿的外皮,再配上那诱人的馅料,浓郁的香气儿直往你鼻孔儿钻,保你心花怒

放、垂涎三尺。菜煎饼不仅受人喜爱,做法也比较奇特。其实,菜煎饼的做法也十分简单。第一道工序是烙煎饼,在家可以使用白面和的面在鏊子上摊上薄面糊,熟后揭下烙出白面煎饼备用,也可以使用五谷杂粮面粉出五谷杂粮煎饼,还可以到集市上买煎饼。菜煎饼的好坏也主要取决于煎饼的好坏。第二道工序是准备好做菜煎饼的所有家什和时令菜(比如电饼铛、舀子等),然后把准备好的菜均抓一点放入舀子中,菜均可用任意蔬菜:白菜、韭菜、菠菜、瓜类、萝卜、芹菜等,配以粉条、豆腐亦可,依个人口味而定,加入五香粉,油,盐等佐料,用勺子搅拌均匀,当然也可以按自己的口味、喜好,在制好的馅儿中放各种配料,能吃辣的就多放些辣椒,增加它的口味。第三道工序是把放入舀子菜和材料

反复搅拌2到3分钟为宜,然后放置在一边,再等几分钟,让材料充分释放,融入菜内,让其入味。再放一根切碎的火腿肠就更好了。第四道工序是在电饼铛上摊上一个鸡蛋,要摊均匀,稍一定型就放在上面放置一张煎饼,让鸡蛋贴在煎饼上,然后把贴着鸡蛋的煎饼翻过来放在电饼铛上,在把顶先调制好的菜馅摊在上面,接着在上面再放一张煎饼,要用文火,还要不停的转动,以防煎糊了,到一定程度后,要翻过来继续煎。第五道工序是把煎好的一张皮先揭下来放在一边凉着,再放另一张皮,反过来继续煎。第六道工序是把刚才揭下来的那张皮放在最底下,其余两张皮依次放在上面,并且有菜的一面朝上,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是否放上韭菜,三张皮放在一起卷成桶状,然后用小铁铲把烙好的菜煎饼切

开,放在一小块垫着木片的棕色纸上。你们瞧,不一会儿功夫,一块黄橙橙的、香喷喷的菜煎饼就做好了。不过,要想煎出美味的菜煎饼,一定要有一定的烹饪经验,要是掌握不了火候,把菜煎饼煎糊了可就不好吃了。制成的菜煎饼呈金黄色状,外酥内软,馅料鲜嫩油亮,松、软、热、鲜、香,集多种味道和口感于一身。轻轻咬上一口,又香又辣又酥又脆,真是好吃极了!还不时听见“咯吱咯吱”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菜煎饼的外皮又酥又脆,里面的馅儿更是五颜六色、风味十足,这菜煎饼可真是“色、香、味”俱全。说到这里,我都馋了,你们呢!远方的朋友,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了我的家乡滕州,一定要尝尝我家乡的菜煎饼,它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,乘兴而来,满意而归。煎饼卷大葱是山东的名

吃,曾一度风靡全国数百年。滕州人亦以善于模仿著称于世,继续开发煎饼的延续产品,谁知一个不经意,菜煎饼便横空出世,又一不小心,就又弄了个全国闻名。山东人钟情于煎饼,据说源于秦朝,滕州人钟情于菜煎饼却是近代的事。菜煎饼不仅营养丰富,色香味浓,而且吃起来方便快捷,既可作为早点,也可作正餐;既可作为宴席食品,也可作普通家庭便饭。20世纪80年代,菜煎饼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农家餐桌,流传走向城市的餐馆和星级酒店,现在,滕州的菜煎饼五色俱美,六味飘香;鲜嫩可口,柔和宜人,突出传统风味小吃的“营养、保健、食疗”的功能,成为一方美食。美哉,滕州菜煎饼!我希望家乡的菜煎饼能让更多的人品尝,让更多的人流连忘返,让更多的人有菜煎饼情节,我爱家乡鲜香可口菜煎饼,更爱我美丽富饶的家乡。

清晨,天空深邃,蔚蓝如洗,整个大地一片静谧。我悄悄走下楼梯,走出钢筋水泥林立的居民小区,沿着山前曲折的小径,任微风亲吻着脸颊,贪婪地呼吸着山野的清香,开始了一天的快乐行程——晨练。本以为今天起了个大早,未曾想还是落在了刘大哥后头。听,前边不远处,刘大哥的口袋机正播放着悦耳动听的老歌,在静悄悄的晨空中荡漾。刘大哥,教了一辈子体育,训练有素,85岁高龄,耳不聋,眼不花,每天起得最早。他身板骨硬朗,精神矍铄,手拄拐杖,健步如飞,远远看去,俨然像个青年……身后跑来两个中年人,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。一个穿着大裤衩,光着脊梁,一手提着装着外衣的塑料袋。一个穿着裤头背心,一手握着矿泉水瓶,跑一段喝一小口。这两位老师,一年四季,风雨无阻……

东方欲晓,晨曦初露。近观松柏葱茏,奇花异草,争相缤纷;远眺山岭迤邐,房舍俨然,宛如一幅水墨画。一会儿,早起的鸟儿,扑棱棱飞出丛林,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,唱着清脆悦耳婉转动听的歌。有的鸟儿成群结队,叽叽喳喳,相互追逐,由一片树林扑棱棱飞向另一片树林。晨练的人们,三个一伙,五个一群,从四面八方,接二连三陆续赶来。有的躯干伸直,收腹挺胸抬头,简直在竞走;有的快一阵,慢一阵,随心所欲;有的老年夫妻,形影不离,快慢自如;也有一边散步,一边听新闻,谈论着国家大事;暴走的队伍过来了,纵成列,横成行,踏着鼓点,迈着整齐的步伐……“啊——!”密林深处,突然传来一声长嚎,冷不防会被吓一跳,气定神闲之后方悟,那是练嗓子的扯着嗓子干嚎。一对刚退休的夫妻,是对乐器

迷,每天带着二胡、笛子、葫芦丝,来到山坡的树林中。不知是谁,拉起阿丙的《空山鸟语》《二泉映月》,惟妙惟肖,动人心魄。葫芦丝吹响了,像贪婪地呼吸着山野的清香,开始了一天的快乐行程——晨练。本以为今天起了个大早,未曾想还是落在了刘大哥后头。听,前边不远处,刘大哥的口袋机正播放着悦耳动听的老歌,在静悄悄的晨空中荡漾。刘大哥,教了一辈子体育,训练有素,85岁高龄,耳不聋,眼不花,每天起得最早。他身板骨硬朗,精神矍铄,手拄拐杖,健步如飞,远远看去,俨然像个青年……

广场上,着装整齐的人们,个个精神饱满,正全神贯注地跟着音乐的节奏跳扇子舞、练太极拳,动作是那么娴熟、优美而整齐。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,出院后坐着轮椅驶出小区,选一宽阔平坦的地方停下,从轮椅上小心翼翼地下来,以轮椅为拐杖,在坦荡的路面上练腿学步。清晨,是中老年人的天下。每人一台新款播放机,有的拿在手中,有的装在口袋里。老年人最喜欢听老歌,旋律激越欢快,优美动听,歌词意境深远,雄壮豪迈。这些老歌在老年人的生命中曾经留下深深的记忆,只要听到或唱起这些老歌,老人们就回到那追求理想、日夜奔走的波澜壮阔的年代,回到那充满激情与火花四射的青春岁月……他们艰苦打拼了一辈子,如今过上了连作梦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,无比珍惜,万感感激……一阵微风吹来,阵阵芳馥郁的花香,沁人心脾,令人心旷神怡。一日之计在于晨,中老年人对于清晨格外钟情。他们喜欢把自己融入大自然,让大自然洗涤、净化心灵,使天天拥有好心情。瞧,中年人人生龙活虎,意气风发,老年人个个老当益壮,神采奕奕,他们沐浴着和煦的晨光,强身健体迎朝阳,幸福快乐每一天……

进入了容器,然后便大功告成了,吸完墨,喝足了饮料,我便可以为主人效劳了,我出水不多不少,正正好好,主人对我那可是爱不释手。我与铅笔那可是天壤之别,铅笔简直就是小儿科,写完后通常会让小主人弄得“一手黑”,十分生气,而我呢,只要主人认真用,小手就会干干净净,而且用我写字也写得十分快,并且美观大方,所以小主人对我爱不释手。不过,我想对小主人说:“主人用我时一定要用完好合上我的帽子,不然我会不出墨水的!”现在你对我有所了解了吧!至今我还在小主人手中快乐地工作哪! 辅导教师 李襄

钢笔的自述

薛城区实验小学五年级12班 朱俊赫

Hi,大家好,我就是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的钢笔,我虽不是万能的,但是离开我却是万万不能的,缺了我们“pen”家族,那人类的IQ便会直线下降,没了我们,人类就无法计算,人类就无法绘图,中国的钢笔汉字文化艺术也将会化为乌有。我是一支世界名牌钢笔-----“英雄616”,我的家族在1959年就出生了,到现在,我们家族还活着,可算是钢笔中的“元老”了!我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衫,头上顶着一支雪白的钢帽,好似一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,打开夹克衫,里面有一个吸墨器,是吸墨水用的,把我的头伸进墨水瓶中,一捏,再缓缓的丢开,墨水便

进入了容器,然后便大功告成了,吸完墨,喝足了饮料,我便可以为主人效劳了,我出水不多不少,正正好好,主人对我那可是爱不释手。我与铅笔那可是天壤之别,铅笔简直就是小儿科,写完后通常会让小主人弄得“一手黑”,十分生气,而我呢,只要主人认真用,小手就会干干净净,而且用我写字也写得十分快,并且美观大方,所以小主人对我爱不释手。不过,我想对小主人说:“主人用我时一定要用完好合上我的帽子,不然我会不出墨水的!”现在你对我有所了解了吧!至今我还在小主人手中快乐地工作哪! 辅导教师 李襄

成长中无处不凝结着母亲的教诲和慈爱,母亲用她朴实而美好的言行和博大的母爱熏陶了我塑造了我。母亲因心脏病骤停,一夜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走得那么匆忙,甚至没来得及向亲人们道一声别,没有留下一字一句。母亲的为人和言行,却早在我的心灵中,留下了人间最宝贵的财富和永恒的记忆。“斯人已逝,风范犹存”。穿过一年的时空隧道,追忆母

母亲的背影

薛城区峨山镇中学 刘新文

人总是会忘事的,但母亲的一个背影却始终缠着我,让我无法从记忆中抹掉,而且,随着岁月的流失,越来越清晰起来。那天,二弟打电话说,母亲的冠心病又犯了,正住院治疗。我心里一阵紧张,忙请假去医院。坐在公交车里,望着窗外呼呼吸而过的白杨树,母亲的背影又开始在我眼前浮现。

小时候,我是不愿意和母亲一块出门的,因为她说话不大漂亮,让我听了不舒服,每当和她一块赶集,见到熟人或亲戚,她总要唠叨那句让我害羞的话:他快干工,接他爸班啦。但直到父亲退休,我也没干工去,开始因为年龄小,后来父亲所在的单位枣庄市八里屯煤矿又解散了,我终于没能接班。再后来,我考上师范,和母亲一块出门,见到熟人,她又有话说了,说我上大学去了。当时,我总觉得她不会说话,很不愿意和她一起赶集,更怕见到熟人。现在,他的话又变了,说我搬到城里去了,不在家住了。但这时,我好像麻木了,不在讨厌她说这些,而且还显得高兴和自豪。现在想来,过去真是太

不懂事了。2003年,我生病住院,妻子在家照看孩子和小店生意,我只好自己在医院打针,第二天,母亲突然拎着一包被子走进病房,她第一句话便说:不好也不吱一声。中午,她给我端一碗羊肉汤,被我生气的说一顿,因为我一点食欲也没有。晚上,她准备在医院陪护,又被我说一顿,她只好又拎着袋子,犹豫着回去了。出院后,我还是不舒服,她知道了,决定带我去看神婆婆,虽然我觉得她的办法迷



莲花山一日游

市中区光明路小学四(4)班 陈美全

“五、一”假期来临,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“莲花山”游玩。刚到景点,就见景区门口人山人海,排队的人们犹如一条长龙。一进大门,我们都惊呆了!景色比想象中还美。首先,我们来到“鼠尾草”园,那里人不是很多。紫色的小花玲珑小巧,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挺拔。绿色的茎上长出的花筒直跟薰衣草一模一样的分不出来。这就是我喜欢的:美丽、优雅而坚强的鼠尾草。然后,来到了大片大片的郁金香园,园里有许许多多的郁金香,有天蓝色的、大红色的、粉红色的、深紫色了的,五彩缤纷的郁金香园和它一旁的风车互相映衬着,形成了爸爸、妈妈喜欢的欧式风格。最后,来到了我期待已久的热带植物园和现代农业科技馆,馆里有很多我没听说过和见过的植物,我对它们产生了无比的好奇:热带植物园的小黄番茄、黑骑士番茄、迷彩番茄和绿宝石番茄。现代农业科技馆里有超级的丝瓜,超级的南瓜。我还偷偷的触摸了冰凉冰凉的非洲冰菜和奇异的大黑圆茄吻,欣赏着叫不出来名字的花、树、果,不知不觉地结束了此次观光。这次,“五一莲花山一日游”我们玩得都很痛快,因为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,也得到了家人的陪伴,期待下次的旅行。 辅导老师 冯蕊

栀子花香

张睿玲

栀子花又开了,白得像雪,香的醉人。母亲生前居住的房前,就蓬勃地开着这种清幽的花,那是母亲亲手栽种的。母亲十分偏爱它,每当花季来临,栀子花盛开,母亲总要摘下几朵放在枕边,或挂在蚊帐边,或用小碟盛着,摆在茶几上让来客和家人共享花的芬芳。去年花香正浓时,我趁出差的机会回到了母亲身边。黄昏后,一家人在栀子花丛边纳凉。母亲随手摘下好几朵,用线穿上给我戴在胸前,顿是花香和母爱沁入我心底,我感受到了幸福与美好的最高境界。然而,没想到,那次出差回家,竟是与母亲的诀别……

今年,栀子花开时节,为纪念母亲的忌日,我告假专程回到了母亲生前的旧居。清明的细雨淅淅沥沥地,我独自漫步在湿漉漉的林间幽径上,想着人去楼空,看着苍藤遍地,在加上雨水作孽,打落叶子片片,一时间情主心境,意随思

信,但她还是坚持要那样做,我也只好由她去吧。她用三轮车推着我来神婆婆家,点上一炷香,便开始给神灵下跪、磕头,只见她先双手撑地,然后双膝慢慢跪在蒲团上,再直起身,双手合掌,嘴里还念叨什么,好像在说,神灵保佑,让我的病快好,让她干什么都行,然后磕一个头,再直起身,我发现她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祷告结束后,她又双手撑地,慢慢起来,双手按着膝盖,才站起身来。母亲的腰不好,她在做上述动作时,不知要犯多大难为。神婆婆说,过两天,是黄道吉日,烧些纸钱,还愿就好了。母亲爽快地答应了。母亲还说,花多少钱,她自己包了,一分钱也不让我拿。回来的路上,得爬一个山坡,她执意不让我从车上下来,而是自己从车上下来,使劲地推着车,一步一步往上挪。这时,我看见母亲的背影:矮矮的、胖胖的、拱着腰推三轮车的背影。快四十岁的我坐在三轮车上,六十多岁的母亲拱腰推着,在吃力地爬一个山坡,这一幕永远印在我的心里。

往事依稀

——忆孙中兰老师

枣庄理工学校 褚福平

农历6月18日是孙中兰老师的忌日。公元1998年7月16日下午,因突发疾病,孙中兰老师倒在芳草萋萋的操场边,猝然而世,年仅52岁。18年了!青草黄了秋风起,雪花落了燕子又飞去。有时,踽踽在绿草萋萋的操场,我总会想起那个血色黄昏,忆起孙中兰老师。1989年,我初为人师,有幸得到了老教师们的诸多教诲。早点名,我初识了孙老师。她中等身材,齐耳短发,手提黑色帆布书兜,神情安详而严肃。她总是早到阶梯教室,坐第一排。令我感受到了她工作态度的严谨。在学校教室里,我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:夜色围笼,白炽灯高挑,灯下,孙老师脚蹬水靴,踏在泥泞中,手持铁锹,正伏身而铲。这是学校初建的场景。在建校的艰辛岁月里,孙老师舍家而不顾,带领女教工们奋战在第一线。她读小学的女儿在作文里曾写道:“早上起床,妈妈上班去了,我见不到妈妈。……晚上入睡,妈妈还没有回来。我好想妈妈呀!”今天,回忆起在临山脚下创建新校的那段时光,老教师们仍心怀感念,激动不已。那时,人心齐,干劲足,不讲报酬,乱石滩终于变成了平坦的校园。那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!那是他们生命里流光溢彩的时刻!

孙中兰老师是薛城幼教事业的开创者。1987年,她在薛职专主持开办了薛城区第一个幼师专业,并任专业组组长。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撰写了数十篇论文,荣膺省幼教学会会员,并传帮带出了褚艳华等教学教研青年骨干教师,为薛城幼教事业的发展,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。教学中“爱”字当头是她的座右铭,缘此,她赢得了学子们的由衷爱戴。1994年,她患病住院,已毕业多年的1987级幼师班的部分学子们得知,自发组织起来,轮值护理恩师,在薛城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。学高为师,爱心无限,孙中兰老师堪为典范。

孙中兰老师去逝时正值暑期,停歇的日子里,闻讯赶来哀悼的学子们络绎不绝。那个夏日的早晨,我曾独自走进灵柩,仰望看孙老师的遗像,感受到的是她人格的崇高,精神的不倦。在遗像前我深深地三鞠躬。孙老师走了,匆匆匆匆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,她没有领到过千元工资,闲适悠然颐养天年的日子她也没有享受过一天,更没有看到如花似锦的新职专。

教育的技巧在于教师如何释放对孩子的爱

总 编 审 郝荣平
副总编审 金殿国
主 编 徐民伟
执行主编 胡乐彪
编 委 邱艳丽 白健桥